

孤独的灯

陈彦

这束非常讨厌的光，不分日夜地亮。白天只看见破旧的窗帘里有一个微弱的小灯，夜里就亮得让人心焦。

这束作贱人的光，是从对面窗口射来的。那间住着儿时的好友。他与我窠窝比邻，我住南三楼七号，他住北三楼七号，窗口毫厘不差地对称，楼与楼之间仅几米之隔，更深夜静时，常能听到他写字的沙沙声。更为有趣的是，我靠编戏领工资度日，他也在做着一个人“作家梦”。

这是一种近乎文盲的三年级文化程度又有谁要呢？他与“包袱”、“包袱”连在了一起。他总觉得心里有许多苦水，这些苦水便在泪水的掺合下，化成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戏剧。

我答应着看看再说。第二天晚上，他便又轻轻叩响了门，进来后就问我看完没。我只翻过几页，被那连篇的错别字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整得头昏脑胀，哪里还有兴致看完呢。为了让他从“作家梦”中醒来，不至于耽误了他的人生，我假装给他看手相，非常真诚地告诫他说：爱好可以，但不能当正经事去弄。你最好先去找点挣钱的路，或是贩贩猪娃子、狗娃子、猫娃子什么的，不定还能弄个万元户当当呢。这行“黑人的事业”已经很不景气了，还是别作指望好，我也要洗手做生意去了。也不知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反正脸上毫无表情。在他要走时，我没有忘了批评那只该死的长明灯。

过了几天，我还真的见他在一个地方下车卖劳力呢。不过，那只灯仍然彻夜亮着，好在他用一块黑布把窗户遮了个严严实实。一年多过去了，那只灯一直在茫茫黑夜中神秘地闪烁着，虽然黑布吸去了几乎全部的光线，可那个微弱的红团却在我眼前一日亮似一日。有一天，我终于憋不住登上南楼，叩开了那扇紧闭的门。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摞已改名的《我不相信命运》的花鼓戏稿和厚厚一迭铅印

退稿信。在桌旁一堆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废稿纸上，压着这样一个条幅：“我在耐心等待第一千封铅印退稿信的到来！”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说：“何必呢……”他咬咬嘴唇说：“我不相信命运……”

我静静地坐了许久，非常不解地端详着他这间有些阴冷的斗室。我不知道这间“愚人斋”能否孕育出人世间的“大智星”，可我相信，这间斗室的主人，绝不是在于一件毫无价值的蠢事。我也回房挑亮了那已经蛛网尘封的工作灯，除了继续人间喜剧的编织外，更是为了给那只太得寂寞孤独的灯作伴。

秋游文天祥祠

王郁森

楚人宋玉曾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对这种秋景色的领略，是我今年秋天在北京游文天祥祠后才感到了。

那是一个斜风细雨的日子。我乘车通过喧嚣的市区到达文天祥祠所在地府学胡同。与其说是祠，倒不如说是典型的京式四合院，格外的整洁、清静、静穆。小小的院子一半不染。院墙下长满了一丛丛的牵牛花，覆盖了坚固的院墙，简直是密不透风。我看见几只白色的蝴蝶围着淡紫色的花朵，浅黄色的叶蔓飘飘飞动，平添了几许凄清、寂寞。我缓步进入院中一

间座北向南的小厅。据说，此厅乃元世祖忽必烈当年囚禁这位一代名臣的地方。厅内空空荡荡，幽幽暗暗，无甚文物。俄顷，我向此厅之后的一间小厅走去。厅内亦是一样的寂寥、空落。再向这两小厅旁边的几间小屋走去，张望室内，或四壁空空，或一桌一椅。只有一室例外，里壁挂满了许多名家雅士凭吊这位英烈的条幅，笔法之凝重，文词之刚强，确使人之为动容而肃然起敬。我看到我身后的几个身着猎装或蝙蝠衫的青年和小姐静静地低下了头，半晌无语。这是一个令人沉思，也令人头脑清醒的地方。后来我从文献中知道，当年李自成的

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明朝大臣李邦华就自缢于此祠。我想，这位不事二主的臣子肯定在西天见崇祯皇帝之前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

我轻轻地离开了文天祥祠，就象我轻轻地走进文天祥祠一样。秋风还在吹着，秋雨还在下着。出了祠门，虽然眼前开朗了许多，但天色显得更加阴暗，路上行人稀少。有几片衰黄的槐叶在我的眼前徐徐飘动。突然，我感到我是身临秋天了。尽管我知道，秋天不久将要离开我们。

我是抱着“游览”的想法来的，却是怀着凭吊的心情离开。这位民族英雄千古之绝唱《正气歌》，那其中秋天的肃条、冷峻，那其中泣鬼神、动天地的豪气，至今金声玉振，铿锵作响。是的，文天祥的身后是寂寞的，祠

听民谣以察民情

郭永忠

民谣何谓？民谣就是顺口流。这两年，群众中产生的民谣不少，都是一套一套，琅琅上口，有的直叙其事，有的诙谐辛辣，但内容大多是抨击不正之风的。如：“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关系最重要，德才作参考。”“上头忙组阁，中间忙吃喝，下面忙赌博”等等，不一而足。民谣，历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明显时代感。远的，如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时，关中父老中流传的“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近的，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国人民群众中曾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等，便是佐证。东汉时期，有一首揭露封建社会腐败的民谣叫《桓灵时童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门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当时，这首民谣的流行达到了大街上“群儿齐歌”的地步。因为民谣产生于社会底层，反映了社会基本群众的情绪，所以只要从田野老者的口中一出，很快就会在街头巷尾、市井乡镇不胫而走，广为传之。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

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应该说，近些年民谣产生多，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活跃、民主气氛与日俱增的表现，是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命运、参政意识日益增强的好现象。我们要善于从民谣民谣中去粗取精，了解人民群众的心理。

这种民谣，虽出于“巫医药师百工之人”，及村民农夫之口，甚至可能有些“粗”，但甚至难免失之偏颇。正因为话粗理直，故常被误作“恶语”、“毒草”除掉。据说1958年大炼钢铁、吃大锅饭，群众中就有不少批评性的民谣，可惜没引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深思，反被当作“右倾思潮”。我以为，民谣民谣这些“粗话”，恰是民间舆论的监督，切不可当作笑话一笑了之，更不可错误地把它当作反动言论，加罪无辜。只有悉心从中体察社情民心，采取廉政措施，励精图治，才是清醒领导者应有的态度。



刊头设计 李忠民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前没有如林的石碑。但他的人品却在人民的心中立下了丰碑。我从内心燃起心香一炷。我不敢忘记，我们是有国殇。因为有了英雄，秋天也是一个豪气回荡的季节。

营。长晴，月长明。铁车泥，威风凛凛。魂影瘦，守秦。

明太祖征治「官倒」 明初，严禁私人倒贩茶叶出境。有年早灾，驸马欧阳伦逞机多周保更是仗仗权势，强行从云阳县府索要五十

对守桥官奖赏，官升一级。朝廷，朱元璋大怒，当即打，他们毅然将此情上奏，朱元璋大怒，当即打，他们毅然将此情上奏，朱元璋大怒，当即打，他们毅然将此情上奏。

秦始皇陵极顶

月人

车毫无反应。“娘的，八成又是电机坏了。下班了，成心捣蛋咋的！”陈师傅边叨叨着边走下操作台来，一直走到运尸车旁。

“来，帮我把尸体抬下来。”陈师傅对周新春招了招手。两个人一个搬头一个抬脚把尸体从送尸车上抬了下来，轻轻放在地上。

电机修好后，两个人又把尸首抬上送尸车，可盖在尸首身上的绣着龙凤图的白缎却滑在地上，躺在送尸车上的死者一览无余。死者是一位老翁，至少有85岁，他穿一身笔挺的毛哔叽中山装，外罩一件雪花呢大衣，全身垫在一床簇新的纯毛毛毯上。死者的左手腕上戴一块金壳手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分别套着3个金戒指，头下还压着一叠人民币，估计有1000元。

这些都是准备随尸体烧掉的。周新春当火化工近十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丰厚的随葬品。他把陈师傅叫了下来，两个人商量怎么办。

早已下班，人都走空了，车间里只有他俩。两人站在当地，站了有3分钟都没说话。周新春首先开腔：“这些东西，烧了太可惜了，叫丧户来一下，让他们留下吧！”

陈师傅从沉思中抬起头来：“哦，对，应该物归原主，物归原主！”丧户早回家了。他们把金戒指、金表、钱、大衣和毛毯留下交给了馆里，把尸首送进了火里。(五)

故事一

王刘氏老太太的丈夫1962年饿死了，留下了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早已成家另立门户。1987年11月7日，她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小儿子是市某厂的工人，厂里房子分不到，和老母亲住在一起。三个儿子中，王刘氏最喜欢小儿子，但是惯子不孝，小儿子夫妇只把残汤剩羹给母亲吃，并且，让母亲承包了所有家务活。媳妇动辄虐待婆婆，儿子对此姑息纵容。母亲忍气吞声——她从前是某大资本家的佣人，也习惯了。后来，媳妇又提出由兄弟轮流负担老人。小儿子对爱妻言听计从。母亲流着泪恳求小儿子不能这样。两口子不同意，结果，老人只好在三兄弟家之间轮流转。而老大老二也并非孝子，两个媳妇对婆婆更是没有好脸色。老人落得这般田地，比在资本家那里帮工还不如，她彻底伤心了。八八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她悄悄地换了一身新衣服，洗洗脸梳梳头，在一棵树上挂了根绳子，一蹬板凳上吊死了。

尸体送到殡仪馆，儿子们最后顿起孝心，要凑钱买一套寿衣给老太太换上，但又都不愿动手为母亲穿，这些事就都落到整容的身上。

整容工庞腊云拿着寿衣为老太太换衣服，整容间里只有她和老太太的尸体，当她揭开老太太的贴身背心时，发现有一个小纸袋缝在上面，她用剪刀剪了下来，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民国38年我东家去台湾，给我两根金条作工钱，作为我唯一值钱之财产，一直保留至今，本准备留给后代，但现在已无必要。金条埋于英雄山公园后山望湖亭南墙脚下一尺五处，旁有一碗口粗株树做记号。如谁发现这张纸，便说明是我净身整容者，凭纸挖取金条，权作酬金。如无人发现，便永久埋于地下不见天日！儿子不孝，痛心疾首，事出无奈，永不后悔。此嘱

王刘氏立 公元1988年3月28日 庞腊云明白了。但是，她怎能侵吞别人的遗产呢，可也不愿让金条落到这些儿

子的手中，因为这不是老人的遗愿。庞腊云悄悄地把老人的遗嘱收好，利用一个休息日，交给了街道办事处，并随办事处的同志一起，至公园挖出了那两根沉甸甸金光灿灿的金条。

故事二

从告别室到焚尸车有一条走廊，穿过走廊就到了尸体输送带，输送带把一具具尸体送到轨道车上之后，轨道车便驮着尸体行走寻找炉口。焚尸车间通常是封闭的，外面人无法看到里面的操作情况。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但必须在下班之前把所有上了输送带的尸体都烧完，这是火葬场的规矩，也是规定。周新春站在轨道车旁向操作间的陈师傅摆了摆手，陈师傅用他粗粗的手指在一个圆圆的红按钮上一点，停在轨道上的运尸车懒洋洋地动起来，行至三号炉口，周新春又做了个“停”的挥手姿势，车停了，但按了一下红按钮，送尸



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